舜水先生文集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二

答林春信書

僕初入國門之夕因途間服暑泄瀉潦倒瞶眊偶得台兄新詩讀之霍然而起謖〻如松下風涼爽入人襟際疎〻如食哀家梨津液溢於齒牙意言之外別有一種超邁之氣故

僕熱病爲之頓除耳何也無英俊僕長崎之言驗矣亟欲圖一晤緣新來東武未諳國俗而護行使者受鎮巡命不敢輕舉一事又怏怏而止八月初吉夜過友元翰史出台兄答書之草讀之益諗妙齡淹貫果自天才造詣愈深莫能窺涯際已昨夜奉翰札執禮過謙僕衰朽遠人於名賢無能爲役而乃自抑如此即緣蠅頭小柬老眼朦糊視之爲一片雲霧故未敢即答滯延爲歉七日之約頃以公

事來辭大約改期於他月也先此率復尚容面佈不宣

與野節書二首

文章匡翼世教必使宜乎義合乎禮協乎萬人之情非徒以媚悅一二人而已甚不可以苟焉況乎鐫之金石者至若文之工不工則係其人之才思學力豈能勉而至也要當使其規模不失耳韓文公作碑誌表銘識者譏為諛墓之辭豈非昌黎之一玷愚意使後之

人非之不若使今之人識之又稱謂者題之於石愚智之人未讀碑先看題擧目見之更當斟酌院名則不系竟書國史編纂官勉亭林内翰二字今為中翰令有其制文學古有其官二者何如若秀才則貴國國俗中原甚輕之三者擇一用之稱謂不宜甚高不宜稍卑高者謟也卑者儉也謟固不肖儉亦不肖也惟高明裁之昨諗東武立碑不甚多恐工人鹵莽則鐫畢印摹不雅故敢僭告碑石須極細膩以

細砂巨石磨礱之砥平如水光潤如鑑先上好墨而後書丹儻稍有低窪字雖在碑印摹便不能及視之則模糊不雅觀時愛及之趙組而代庖矣上公處文昨已發來改定即當錄奉前約今夕及明日過談希示期以便顒候一時之衆此非體也幸恕古人初入仕者亦稱秀才未有食祿秀才者

二

新歲未遑趨賀先承枉駕兼叨遐祝深為感

誦若使僕復見漢家春則三國之福豈惟僕與台臺壇坫玉帛喜氣融溢而已然茲事體重大恐非老朽病孱之人所能待此僕物故之後此事必無望矣何也中原廓清僕得旋歸邦族僕一言之發宗戚鄉黨旋及郡國無有不信之者若他人則不能知知之已不敢言敢言已必不能為徒使千百年誠事委之草莽可惜也故知非老朽病孱者所能待也別惠徽墨一丸如圭如璧謝謝昨失記王氏

子乃晉卿非宗漢乃帝壻也有畫莊周文全全不憶徒得一二語耳

答野節書十首

來書有築龍三年有戌園翁庭柯等語

十三日竟日奉教分夜而歸酣暢隆情遂忘久擾次二日奔走不已望月歸寓又復眩暈大作卧不能起十七日不得已移居竟不及走候罪甚謂台臺感冒耳一汗即愈不謂尚未霍然時下寒熱不時惟祈大為珍重必使

勿藥為佳別有後命讀之驚愕僕以中原不堪腥穢但得留止貴國為足故求十畝之園抱甕自灌絕無他求此一二年來多方覓之不可得今歲纔得數畝墝埆之地議價未成而上公之命至彼時即不能遂其初矣自揣疎慵豈堪冒昧然通事必不敢鳴之鎮巡鎮巡必不敢鳴之上公轉展懇辭必生意外是故勉强而來非謂其能隨此即使收之藥籠亦不過狶苓澤瀉耳後命之所期此貴國君

相賢仁之事僕嘗抵目引頷而望之三年有
成僕亦幸託足為升平之民已久因風塵驟
遷廣廈出谷之鳴比於晛睆況復園禽庭柯
清風明月悦目賞心足以自怡手人苦不自
知僕才庸下無足比數閉門掃徑教授童蒙
擬之抱關擊柝其任易勝其效易見過此錙
銖則溢於量矣雙禽之惠畜之窗下當見一
石以立鳴雞又復益之以水晶葡萄一筐秋
風八月馬乳斯肥時潤枯喉方之瓊液雅愛

疊承豈孱軀所能勝也昨容臨眠絡繹夜半
斯畢今早大為舊病所困奉復遲慢又不能
為小楷均祈原宥

二

前夕令弟過寓詢問興居且以久不晤言為
快令弟所諭似亦未知尊恙讀翰教始知痾
氣作痛不止又染風疾竟毫不聞知僕真可
謂井底蛙矣僕聞之不禁娩詫賤恙起自望
日雨三日內稍可渴想晤談明日枉駕甚妙

暹之暹之上公臨蓬蓽僕亦感亦媿然不敢侈為一身之榮也貴國習為驕貴未知下賢之禮今上公高才博學而身為之嚆矢貴國王公大人或能尋繹其義庶幾巷遇則貴國之賢者老者均有起色矣若僕則非其人也然台臺尚未其他也得一美饌手自調治時遺親信使臣賫賜僕少有微疾則憂形於色如此誠意必不可得僕樸樕譾陋惟懷報而已諸事均俟明日面談茲不一一

晤言之夕一事不能盡原約五六日再來何以期而不至公事旁午耶或慮蚊蚋鑽研耶僕亦為此將暮便爾入幕殊無意致一種吆〻唱〻者固自可憎雖或牽人心緒猶可隄防又一種怯似無聲無臭噆人嘰膚使人不知不覺不肯使人痛反使人渾身麻木作癢遍體芒刺捉摸不能搔爬作楚以致潰爛陰惡真不可當也思欲作一紗廚以禦之此物雖

巧於窺伺亦當無如我何今雖貧亦或可以
勉為之但念先父母墳墓近城市恐遭虜人
殘毀先祖及高曾墳去城皆不能一里陵木
修拔通邑所無高曾墳與陽明先生祖塋比
鄰其樹木之美縣不能及荒壟虜人求大木
造船此必遭殘壞者又祖宗祭祀未修是以
轉展思惟不敢身處安逸耳然日夕遭此輩
陰損侶(侶)亦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始奈何欲徐
高明至往復義理而後決之三四日內枉顧

且當權用粗麻帳幔罩之么麼雖善乘隙亦當無計以肆毒蟄台臺毋深怖之也諸容晤馨

四

偶闆上公車駕辱臨㒞涼德不敢以古來高士待君侯之禮待之恃愛暫假一圖一瓶以隨世俗之習幸蒙慨允旋晴好當馳力走懇今日大雨如注乃承命使持來感愧極矣統容面謝來諭答策萬一不中雖連篇累牘不

倦即此猛厲自能破的矣敬服敬服為文不患不佳患無此決志專力耳有此氣力自堪為貴國鼻祖須賀上公文極雅才極高此得之天成合志力專於治國輔主似須遜台臺一籌矣來畫先璧張二水字一幅策文領到稍暇改上不盡上公之來尚稍遲有暇幸過談遲之

五

屢接丰容氣度自然有德之徵系之與評益

為足信大路五穀較量親切五穀尚可不備更為勘到之語豈患行之而不着習矣而不察工夫既得日新自程景行在望體胖神怡所到窅有限量非若彼純弄虛脾牖人至老死而不覺此患我花籃芬芳滿坐彷彿移春之檻意欲飾陋室為芝蘭乎斂佩無盡茶匙一張奉覽昨日答問二紙並上勿須姓名字官銜幸一一示知今日賤體稍可欲為之作記此來書情意周摯語意絕無大過無煩點

簡並復

六

晦明風雨初見情深丙夜言還猶懷躑躅今晨入直方慮花磚日影之移乃復使命諄諄瑤函奕奕禮意懇懃言詞鄭重遠人得此淪於肺腑又復引以為罪謙光得無太過乎出之者既已太過受之者奚能復堪時因趨送上公不能勤椷奉復統惟原宥別諭受姓受氏從古皆然匪今創見我以王父字為氏或

以邑為氏以邑為氏者如陽如展是也食采於其邑故即以為氏耳無可疑也草率布復尚容面罄不宣

七

僕亦何能見道特望之耳至於道肰仁熟豈敢謬膺台臺以五穀比道非入其閫奧不能及此隻語今之求道者輒求八珍而適口故求之愈難而得之益寡其亦知道在五穀乎然世俗之見未有不厭其平澹而無味者矣

其流之弊可勝慨歎昨得報謂台臺晚當過談喜而延竚然終不能潔壺餐以餉從者良以旅邸裸露非獨侏儒一節之驗而已台臺以為過於太牢僕何幸而得此哉古來貧士脫粟羹藜以羞貴客者多矣未嘗聞有此滋味也僕幸矣幸矣昨暮喜極竟不知羸體為疲又辱注存益增感媿遺聞心史道服均領到卓圍坐褥已附感使奉覽非能佳也僅存體製已耳不盡家國之感不去心亦不須典

籍激發也并復

八

朋友之道德業相長為本飲食燕衎其末也質誠款洽為良虛悃文飾其敝也即如飲食有則八珍可羅無則瓜瓠之羹疏糲之飯可以共飽主不必以烹蔥剪韭為懈賓不必為饌玉漿瓊而作（今按作下疑迓一字）是所謂素交也是所謂質任自然也素質自然可久之道也僕平生交友不多然而數十年之久死生貴賤

貧富不少渝者用此道耳至若望霓時雨瑜
則豈敢瑜則豈敢連日意不適又熱極奉復
稽延幸原之遵命撰竹如意銘錄覽祈改定
何如示下當即書上

九

前月是日捧讀翰敎并惠佳蔬臺盤謝謝是
日侵晨僕眼角生一赤瘰開闔俱礙不能奉
復所諭諸事口授來伻惟犢鼻褌失記先年
何故言及於此但語來伻云此下役操作之

衣背司馬相如著犢鼻褌與傭保雜作於臨
邛市欲恥卓王孫此非君子之服去後因思
此物雖未經見然亦可以意為今之耘田裩
大類此式此之時俗之製似為得宜後十餘
日復吼悪閉因目疾未愈又加之以眩暈咳
逆尚不能答今一月矣勉强把筆統非原肴
本欲製一奉覽因僕處無針工又無女婢是
以不能幸亮之前諭桐木湯婆府上有此種
否有則不論新舊借來畧看即奉還

所諭唐褌北人謂之褌子西人謂為裩衣一物也韓昭侯敝袴待有功即此也僕在敝鄉袴要天音六尺三寸其背處僅三指餘着時猶可脫則黏𦁌不爽至於更衣之際尤為拘急兩髀開張甚則襆裂欲稍恢弘之而賤剃殀殘遂爾因循舊貫今着日漸羸瘦腰肢削弱所服褌要五尺二寸比先時已六分去一矣而掩合之處乃過尺餘或行或立時致暱落

蓋以曠蕩而無紀也今覓得窄布為之要僅四尺五寸似為適可但紵布稀粗不堪耳謹奉上一條布焰入要夭音之長短當量者體肥瘠而為之若小大違宜服之終不得其當勿咎裁之製不善也承借桐木湯婆奉璧謝々餘賠聲不宣紗羅紬段絹均易裁製惟紵必藉邊幅有廣菖一段貯之三四年欲裁成衣為之而無其人悶悶

與木下貞幹書

違遠之顏遥遥千里弟別後即觸大病惛不記時畧一計之已十六月矣十六月則五百日也古人喻日為秋喻月為歲或云山高渭北或云日暮江東其所以言思者至矣然未知其所思者何等也其有盛德謙光如臺下者乎其有腹笥若虛如臺下者乎其有寬直忠和如臺下者乎倘有一人而備六德其相思不置不知又作何摹寫也台諭一不為少百不為多此議最為精絕但以道德典故專屬

鄙人弟則何敢自居當與明廷各載其半耳此時政在危篤無疑之際不能報書兩承華翰不復兩惠嘉魚不謝況臺下有鶺鴒之憂又不能作一緘奉慰雖屢託剛伯申謝終以未致手書為恨而臺下乃疊疊不已屢作國書下問蓋病廢之軀自不足齒於人類況可求之於禮數之間乎阽危之病其後兩股弦直者百日忽爾變為蘧篨蘧篨不已又輒變為戚施詩人極其醜詆不過以一端狀之耳

弟則一身而兼之又且加之以膿毒四閱月
而未瘳近雖少可尚未能箕踞況危坐乎以
此負戾臺下亦未能畫原之也與師儉處書
問重疊亦未能一字相報令伯兄大故今臺
下服已闋不敢另書尚而令姪尚在縗絰之
中惟作一柬而唁幸致之為感其哀深切厚
愛詳諭其父一年有餘並不別生枝節此生
亦安心就養弟逆旅之中大得其力此誠臺
下之大惠也長公不及另書唯希道意會晤

在即不備不莊統祈崇炤

答木下貞幹書四首

去秋與村顧思屢言台臺才德與舊日所聞同符誠願望見顏色酌取仁賢乃今春尚在苫次未得一奉言笑及顧思署中一晤次日枉駕惠臨即於次日策鞭北歸政如走馬閱錦夢中邂逅未得少致綢繆忽焉驚覺所謂素心人數朝夕者果如此乎渭北江東不勝盼盼矣仲夏孫函貴捧上讀增慚偶得便鴻即

欲裁緘奉復奈此時賤痾日甚不能作隻字
徒怏怏而已台臺乃不過脊又復錫之翰教
餉以多儀登拜之閒可勝忸怩屈指晤言尚
在一年之外明年此日七十衰頹敢自期乎
來簡稱謂過謙此士大夫旋之達官大老者
今台臺一邦名下而弟異國散材安敢冒承
重典即欲舉莊衆究壓特恐貴邦聽覩未及
反致攙疑故因循中止耳已後萬切仍前更
叨愛厚台臺與敝門人安東荷菴聲息漸近

都中車馬鱗次往還曾一郵緘相聞否外具
不腆少申鄙悃不棄輶褻惟祈鑒函

二

仲春之望捧讀翰教雖在千里猶如面談又
且疊承嘉惠感戢之深筆不能盡因知閣府
駢禧而即吉之後庶務咸萃才滿意廣自昔
寄然無足深惟者弟拙劣耄惛惚恍疲怠新
正辭軍相上公亟欲西歸而上公不允意甚
懇摯弟念歸既無家而又義不容恝是以不

得不留然不稼取禾不狩縣特撥之於心轉生娩汗耳乃自初夏以來纏綿病榻蒲節之後一病幾於不起雖復叨蔭瓦全而雞骨難皮手足皴皴戰戰燭已見跋幸遇風恬氣和猶可保其熹微之焰輕颸蕩之奄然滅熄自然之理也源剛伯質性易良氣度沖雅誠為學道之器前者弟在病中益見其肫篤周全和氣藹然可掬心甚喜之然觀型既無足法而所處又極寡聞私懷悵惘如何可言久稽

裁復為羅諒台臺必聞其詳不盡欲言統祈
晤謦瞻望非遙慰茲饑渴貴友安東省巷近
有書相候否不知安好如何

三

前者雖不能時接芝眉欽承珠玉猶自謂室
邇人遠今也相去千里徒使人日惘惘耳昔
有田舍老翁兀坐短簷曝背而喧食芹實而
美遂裹糧擔簦操此而欲致之其君雖其事
可笑而其意則誠矣今弟之所獻於臺下者

不過芹之實耳食之不發於口已叨過愛況復懇懇言謝崇執謙退乎其意則誠而其事則可笑矣願思橋梓翁壻書辭悃款皆臺下潤色鄙言使其感悅誠能奮發興起超然出羣則朋友之益人其功自不淺淺也剛伯十六日已到可稱信人因知臺下遂中要穩深慰鄙衷正成楠公傳聞以忽冗未構今已促剛伯畢其事實戰功不必作傳也一到即當題贊奉上幸惟以此意達貴國君爲懇弟時下

籍庇無恙殷勤念慮敢不勉爲節嗇以副宸
心遠須越中白紵貳疋拜貺爲牋因使附謝
可勝耿耿

四

建國君民敎學爲先非欲其文辭雅暢黼黻
皇猷而已誠欲興道致治移風而易俗也自
非然者經綸草昧之初日給不遑何賢聖之
君必以學校爲先務哉禮曰學則善人多而
不善人少夫善人多所以興道不善人少所

以致治今貴國君英年駿發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斯貴國之福也獨是狂瀾既倒之日乃能力砥頹波未諗何以遂能臻此茲遣源氏子就學於弟事甚尋常而來教則大為鄭重蓋人君之好惡向背則一國理亂之關而人民禍福之樞機未可苟焉而已源氏子誠能袪除俗務潛心力學身可為法言而有徵獎率後進拯救癡迷則剛佾為貴國之功臣若或不能仰體君心優游歲月抽黃對白綺

靡秕糠行垢不澣德缺不補使武人俗吏佞
邪邀福之徒指摘之以為口實曰某儒者某
儒者則剛伯為名教之罪人剛伯既有罪已
弟庸得有功乎是以屬望之心為更切耳使
其青出於藍冰寒於水則弟亦與有榮施矣
獨幸其風度溫和質性馴謹充之以奮發振
興必不煩於過慮聖賢之學行之則必至為
之則必成譬之農夫然深耕易耨則堅好穎
栗鹵莽而布之則滅裂而報之矣非若他道

荒謬可望而不可即可喜而不可食也本欲詳悉奉復奈何交淺言深古人所戒殊不禁筆端津津欲滴已

朱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二終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三

門人　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圀　輯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　綱條　校

○書三

與本多重昭書

瑜也草茅寒士。飯土簋歠土鉶。乃其宜也。況乎遭天不造。去國萬里。不能雪恥除殘。徒冀因人成事。夙夜愧恥。何以爲心。至於祖宗墳墓。兄弟妻孥全燬。存亡。均之力不可及。憂惶

永歎。如坐針氊。是故奚黎衣敝。不敢㠯古制自豊而下愚無知。謂爲吝番騰之謗譏。區區此心。豈求此輩知之近。乃淡紫愛厚種種難㠯名言。鯫生當此。實爲逾分。十四日承命使臣賫貺白玉巵壹柄。菜圭臺盤壹座。水晶盆壹擎。瑜也聞言慄惕。啓積驚懾。璀璨精華。必非常布之器。玉杯象箸。豈與葵藿爲群。再三固辭。使臣堅執不允。不得已。覥顏勉留。靜念猶然忸怩。惟願邦伯臺下。翦茅斷楠。恐四境

猶有風雨不蔽之民。玉食錦衣。保閭閻能無半菽不飽之子。古之賢君。莫不以如傷之心著勲業於天壤。垂聲譽於無窮。儻臺下能宏此遠圖。瑜雖飯糗茹草。亦附青雲而不朽矣。不盡謝悰。統容面布。

與鍋島直能書三首

春日遲遲。倉庚載道。人歌去思。鳥飛紅杏。均足樂也。僕不能親挹韶光。共賡折柳。乃更尚使遠存。錫以多儀。感媿益深。切矣。去冬承命。

呂下川三省見委此子温厚淳謹僕望其大有所成此爲下僚之子而臺下能知其可教則閭閻無遁情矣是臺下之明也其父力薄不能教其子而臺下事事爲之經營且使其俯仰無虞得專志於學是臺下之仁也世誠不乏英才但未有仁明之君知臺下者故多棄之泥塗之中耳夫賢才固君國之重寶而世之諸侯守相金錢溢於府庫幣帛腐於封椿或者躭悅玩好或者馳意聲色狗馬至

於培植人材則不肯落其一毛臺下如此舉動固一世之豪也僕日夕曰此勗勵三省且臺下今日身自樹之異日身自食之固非無益特世人無此遠見耳時下曰僕有水戸上公之議過於矜愼欲呼令歸國又云欲先携往江左並無翰札但憑使臣口傳僕不敢遵奉若果有此意亦未爲計之得也臺下不知僕之不肖而遺此子遠來就學既已誤始之便當誤終之今日何所見而去若云先至江

戸侯僕此萬萬必無之理。是欲其入而先拒之門也。水戸上公以至公無私之盛擧而三省。又舊冬來學之弟子。即使善怒不怒虛舟之觸。況上公之賢明聞於通國耶。種樹而搖其根。搔其膚。非不愛其樹。然非所以生樹之道也。惟高臺始終壬戌之前者三省爲臺下之私人。既奉台命而執質於僕。則僕與臺下共之矣。僕撫之如慈母而督之如嚴父。在三之誼。僕有其二。而臺下有其一。固未始有所

輕重也。僕生平一無他長。祇此好善惡惡之心。切於肺腑。故明末不肯仕進。常爲此耳。惟高明炤察。書不盡言。外具十條於別幅。就煩來使面稟。更有壹條。不敢輕易唐突。已只援使臣必能上達也。賤疴怵急。不次不莊。統惟原亮。

二

春間自水戸回。呂久不奉言笑。亟思一候芝眉。且仲春比屋之災。回祿及於貴邸。亦當爲

之。慰藉奈此時賤體病劇。而諸務又棼集。必不能遠道修候。且台駕就國。亦不能造邸送別。至今為快。每每與人見友元兄言誦而已。七夕前。盛使遥臨。捧讀翰教。知旌旄於前月初五日。蒞鎮。途間車馬舟橋。調良穩泛。三省亦附驥平安。深慰遠懷。且承佳貺。賁然甚愧。無功而受。然遠惠不敢却。不得不腆顔登拜。謝謝。舊日三省來學荒齋。愚未知為台臺之僕。恐辜台臺之託。未免過督。呂招尤若早知

其詳務爲寛縱愚亦不致勞神第子又多適意。彼此豈不甚便。今悔之無及已。雖曰仕於家者爲僕。然終與僕隸下人有間也。千里神馳。憑緘瞻溯。不盡願言統惟崇炤。

三

其罹中原大故。適貴國以求全。私謂貴國幅負廣大。物産富饒。必有賢明之君。必有好義之主。古道鑑衡。必將庇佑。是以不謀家人婦子。子身長往。適當嚴禁逋播。未來昨年果蒙

破格留止。慰藉加隆。雖稔聞老先生大人閤下勵學自修。上達下問。㠯先王之道。齊其俗㠯堯舜之性。善其身德。業欲崇於泰嶽。猶且求益於土壤。聞望既輝於素舒。尚復資明於爝火。儼然使命曲致。慇懃逢戶。燦褻跡之光。陋巷詡干旌之賁。卻回懼冒不恭之罪。登拜實懷無功之羞。風土既殊。禮宜或異。雖切摳趨之意。難專傾慕之誠。先達荒緘。已同神速。率泐附謝。統冀鑒涵。

與大村純長書

憶昔初識荊州於今十四年自至東武十一年間僅得一瞻芝宇耳其餘皆想像思懷而已今己當大歸之際欲俟臺下入都趨賓邸申契濶或不致臨事匆匆也乃吕積痾未痊眩暈仍作寒熱往來未能如所願慮去秋通國多羅水患西土亦致災荒未諗貴治得稍優饒若亦不免於此則萬民嗷嗷皆有藉於含餔而仰沐此政仁人君子焦心疾首日處

不遑寧息之勢亦政盤根錯節大展生平才學之時道遠音稀未知瑞委公務之餘幸稍稍教示之外具江珧柱十枚將意深慚輶褻惟希鑒存不宣

答加藤明友書二首

竟日厚擾欵曲綢繆石磴扶筇陟阿觀海轟鎗澎湃蕩滌心胸日夕披襟對此足以滙納百川尚何有紛紛未定得以干我神思誠哉其爲萬里流也下問數條如食之有菽粟衣

之有。布帛。民生日用不可一日廢者。所望力
獎當軸實實衆行。勿徒僅託空言而已。然世
人喜好不同。或愛聯綴擷葉。採茹草實。則亦
無如之何矣。若呂貴國爲褊小。爲東夷謙讓
不遑。則大不然。貴國今日之力。爲之尚有餘
裕。昔者滕壤褊小。不能五十里。一旦擧行學
校。猶且未能究其功用。而學士大夫至今猶
嘖嘖稱之。今貴國幅員廣大。千倍於滕。而百
倍於豊鎬。而物産又甚饒富。失今不爲。後必

有任其咎者矣。至若以風物禮義爲歉者。則建學立師乃所以習長幼上下之禮申孝弟之義忠君愛國而移風易俗也。何歉焉。惟期鋭志擧行之。僕生於越。而貫於吳周之東夷也。擯而不與中國之會盟者也。斷髮文身侏離椎結。以禦蛟龍魑魅者也。僕荒陋不足數然自漢以來。文物軌章何如者。今日之吳與越。則天下不敢望其項背矣。擧凡亘古聖帝明王之都。賢哲接踵比肩之鄉。亦拱手縮朒

而遜讓之矣。顧在作人者何如耳。豈呂地哉。

二

伏呂履端之慶。增長埒於春陽。駢祉之臻榮茂蓁乎卉木。燕喜通夫一國。雀躍先于遠人。恭惟老先生閣下。武文全畧。知勇奇才。天錫呂穎異之資。偏能好問而好察。世載其高滿之位。最勤下士呂下人。政治祖治。三謨講讀窮搜二酉。親賢如渴。未必謀之父兄百官。見善沛然。即今已爲出類拔萃。聖賢亦猶人耳。

堯舜奚不可爲之瑜所呂企望良深晤言獨
切者也初二日旌節貢臨即圖瞻對緣耳目
孤陋聞知已爲後期旅寓迂迴奔馳遂爾難
及適遇鎮公燕會不敢坐候回車訛傳次日
星旋不能伏謁行旆鄙懷怏怏不知何日重
瞻台範也後承命召即刻整冠而趨忽聞國
事相催前旗已發又復中道而歸及林道榮
至謂閣下垂注無已延佇再三誤聞返舍之
言决升輿之計復令道榮申意懇款慇懃

是閣下之自處有禮矣。益令瑜趑趄悵惘無地自容也。竊惟曳裾侯王之門候伺公卿之府誠非素士之禮至如閣下傚周公之風吐握見士慕蕭王之德坦易延賓瑜三造於庭未嘗少留鈴閣之下是閣下之令行而敎肅也。是從官之循理而共上也。如是而不可見瑜將以貧賤驕人乎。貧賤驕人又豈得為禮之至當乎。況貴國未知士大夫相見之禮而閣下為之嚆矢瑜當共成其美同底大道而

又曰、僶蹇開罪於執事、則淺薄固陋、過於跂干申泄矣。所以惶悚跼蹐、不少自安、即欲修候謝罪、又以初五日小修先人之祀、悲傷致病嘔血不已、更復耽延數日。罪甚罪甚。統容面日、荆請特恐寓居遼遠、仍踣前轍、是欲補過而益之戾矣。奈何。率泐尚布。統希鑒亟。外拙稿壹篇。謹錄呈覽。

答長崎鎮巡黒川正直書

恭惟、老先生臺下、福祉駢蕃、融和慶衍、遠顏

三月。又忽逾年。懷念高深。戀慕誠切。獻歲呂來。傳聞意樂優游。謝事得請者。雖急流勇退雅人高致。然臺下尚非懸車之年。何忍使萬戸皇皇也。於自計誠得矣。於十三年撫育舊恩。或無少恝乎。望日書致島田公。并劄諭諸通事。如聞水戸上公。呂姫旦之尊。欲與庠序之教。此誠貴國萬年之聖政。丕顯於後。昆增光於史冊。是何如重典也。臺下乃緣垂愛之深。竟呂之瑜。應命臺下獨不念之瑜才短學

荒。體迂性拙。樗櫟之材。何堪爲人作楹礎之用。彷徨四日。博議多人。終不得一可辭之語。十八日暮。逡巡忸怩。奉復島田公。因思上公之於僕。爲兩國之望。而聖教又王道之首務。貴國六十六州。群后百辟。鴻儒鉅公。卿士大夫以及成德小子。民間俊髦。引領拭目而望此舉。若使小有違錯。此誠聖學興廢之關。僕虛聲謭劣。何足以塞重望。然亦無可如何矣。至於餼廩金帛之資。僕生平志不在此。使諸

人不寒餒足矣。又何必曰多寡爲慮。惟通事爲將命之要人。諸事必不能盡於筆談。單詞隻語。均須傳達。禮度進退。亦藉周旋。欲得其人。恐難其選。僕絲毫不敢與聞。惟飭治耒耜恭聽期會耳。（四字闕）更祈珍重。率泐附復。不盡願言。統惟炤鑒。

與長崎鎮巡嶋田守政書

伏承雅愛。遠逾恒等。萬萬周全縝密。婉欵和怡。銘刻之私。莫可言喻。別後就道。小倉已經

報聞本月十一日至江戶偶因賤痾連日伏枕十八日午方得謁見宰相上公禮貌優際言辭和悅使臣諭旨再三絡繹上公賢明謙厚古今罕有其比是皆老先生臺下揄揚太過誤信先容不然樸樕遠人操何道而能得此於尊貴也謝何可既瀕行點撿獲行聞差通事何可候僕以其年少私心不盡然之及至中途乃能回體上心事事周愼凡道路險易陟嶺涉川莫不遣人先期而辨儼然若曾

經歷之者。使僕得安意而至東武。皆其力也。
及見各衙門將命之後。莫不歎然稱奬。毫無
缺事。饒有餘才。固知臺下知人之明。用人之
當也。敬服敬服。報命之餘。幸借鼎言一爲慰
藉。上公奉巡部期迫。僕或者未必隨行。會晤
非遙。統容面佈。草率不盡。惟希崇炤。不宣。

與長崎鎭巡稲生正倫書

修途邂逅。得接旌麾。傳舍起居。深叨謦欬。冀
竭駑鈍。以奉明教。可無負雅意耳。量地計時。

於今已當榮任上下鼓舞之情章叟歡抃之
態誠可日臆料而逾度也僕別後於十一日
抵江戶途中脹暑抱病數日十八日午方得
謁見宰相上公謙恭好士意摯言温誠為過
望復聞上公明哲仁恕好學自修僕虛聲推
譽對之誠為削色未知臺下復何日教我使
得補苴而無過也日切翹首西望矣公務燕
閑或得一錫好音乎茲因譯者何可候事竣
報命荒械附候率沏不莊惟祈炤鑒

答明石源助書

遠辱書問自應作答蓋士君子之相接也有情有文有禮未可苟焉而已也如其苟焉而已則亦何以異於市井負販百工伎術之徒哉是以君子愼之禮三擯三介而後相見不然則已褻三揖三讓而後升不然則已逼古之君子豈好爲煩瑣而不近於事情緣禮不可瀆耳不佞雖亡國之遺民來此求全情文即不能備然而不敢隕越者徒以禮爲之防

也。不佞總角時。恒見先人與士大夫相接。冠裳濟濟。言論丰采。進退周旋。皆雍容彬彬焉。斯時太平氣象。致足尚也。其後士大夫好爲脫略。而惡言禮。以爲厭物。以爲王道所謂王道者。非尊之也。亦借名斥絕之辭耳。未能二十年。而國已淪亡。前年至厦門赴國姓之召。見其將吏並寄居薦紳。皆佻達自喜。屏斥禮教。以爲古氣。以爲骨董。不佞知其事必無成。故萬里耑行。不投一刺而返。不幸果無所濟。

今紛紛未有所底可見禮也者不特爲國家之精神榮衛直乃爲國家之楨幹在國家爲國家之幹在一身爲一身之幹未可蔑也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知禮之國當藉君卿大夫愛惜存全之未知禮之國當賴明哲賢豪講求而作興之吕登進於有禮不然其何吕自興於椎結箕踞雕題鑿齒之屬哉禮者乃天理自然之節文初非苛禮多儀之謂也然講求而作興非博覽旁搜寤寐孜孜焉不

可得已。故學問之道爲實也。來諭欲絶今而學古懼其死於茅茨之下。恐無了期。恐之誠是也。懼之誠是也。若實實如此。氣亦奮而志亦苦矣。誠可嘉尚。書曰。學古有獲。志曰。憤前經而不恥。語當世而解頤。是言不知古之可恥也。可恥則宜恐宜懼矣。氣恒奮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何脚跟之不能立定。而聖賢之不可幾及哉。最喫緊者無如我亦秉彝之民不可不行之語。誠知其在我則亦何必他求

若使饘於斯粥於斯歌於斯哭泣於斯則亦世俗之民爾已非所貴乎豪傑之士也夫千人之中萬人之中翹翹特拔謂之豪傑混混然隨波逐流同聲附和謂之鄉人二者惟足下擇而安焉爾前書却向後書不答足下既不尤人復能痛自刻責書辭又質實不潤非繇此一念而充之無已則子路可希堯舜可爲豈斯文之不可與而懼其始終見絕於先生誨人不倦不佞竊嘗奉教於君子足下不

自絶於長者長者何爲而絶足下哉。且貴國
初知向方不佞雖閉門却掃乎。然奬進之意
多責備之意少。故昨暮發書今早欣然作答
非謂足下之盡出於禮也。亦眷其誠耳。柳川
安東省庵者眞貴國豪傑之士。學行俱超超
足尚其苦心刻志更不可及足下同産一邦
猶未之知見耶。友一國之善士其謂之何儻
有晤言之日。當畧陳其梗槩也草率附復。不
盡。

答佐野田翁書

辱惠書問。遂如素交。風土不同。語言難曉識。所患矣。破窗不禦氣寒。敝廬不蔽風雨。使令不供。百具不足。貧士之宜然。無足怪者。惟父母墳墓荒蕪。未知為何人牧馬之地。胞兄戚友在遠。未知為何人魚肉之資。不得不魂夢為傷耳。其他更有痛心疾首之事。初交未便洩言。台臺為加賀公推許。僑寓其州。雖北堂在遠。幸有尊閤賢郎。代供甘旨。未足與流離

之歎。㠯僕方之。不啻天淵也。來問朱王之異不當決於後人之臆斷。寒暖之向背。即當㠯孔子斷之。生知之資。自文王周公而後。惟孔子顏淵而已。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㠯求之者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他如學而不厭。下學上達。不一而足。其於顏淵也。不稱其聞一知十。而亟道其不遷怒。不貳過。爲好學。是可見矣。朱子道問學。格物致知。於聖人未有所

戾。王文成即有高才。何得輕詆之。不過沿陸象山之習氣耳。王文成固染於佛氏。其欲排朱子。而無可排也。故舉其格物窮理。呂爲訾議爾已。愚謂此當爭其本源。不當爭其末流。孟子於伯夷伊尹柳下惠。尚曰不同道。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德教相侶。治致相方。猶且不相悅。此豈有所是非耶。孔子之道。宜可萬世無弊已。何呂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分處諸侯之國。遂有異同。子夏之教。行於西河。一再

傳而遂有吳起莊周之禍。豈孔子之道非耶。若使從其善者改其不善者闕其疑而臲卼者三人行尚有我師。若愚不肖必不可化。陳子會。叔孫武叔尚毀孔子二人固及門之徒也。又何有於考亭耶。王文成爲僕里人。然燈相炤。鳴雞相聞。其擒宸濠平峒蠻功烈誠有可嘉。官大司馬。封新建伯。後厄於張璁桂蕚方獻夫。牢騷不平之氣。故託之於講學。若不立異不足呂表見於世。故尊主良知不得不

與朱子相水火。孰知其反以僞學爲累耶。愚故曰。文成多此講學一事耳。是故古今人惟無私。而後可以觀天下之理。無所爲而爲。而後可以爲天下之法。今貴國紛紛於其末流。而急於標榜。愚誠未見其是也。又何論朱與王哉。蠡測如斯。僅塞來問。未知有當於采擇否也。連日積憊。日不得息。夜不得眠。率復不次。統希崇炤。

答矢野保庵書

向。緣旅邸密邇。幸得時親謦欬。一旦契闊。遂增室邇人遠之歎。前所下問。久未奉復。刻下又當有水戶之行。無容更為遲緩。僕荒陋無佀。何足以知為學之道。然竊嘗聞之於師矣。為學非難。立志為難。志既堅定。則寒暑晦明。貧富夷險。升沈通塞。均不足以奪之矣。如此而學有不成者乎。然學者所以祈進者也。所以基大者也。而自以為進者恒退。自以為大者。并其小而失之。足下進寸退尺。學小遺大

即此欲然不自滿之念。眞善爲學也。善立志也。由此擴而充之。盈科放海。充實光輝。均莫日而禦之矣。氣拘欲蔽。屢接未嘗見。希漸即或有之。亦正須爲學曰恢弘開闢之耳。至于斷髮從俗。晦跡醫術。此國俗之所爲。無害于學。無損於志。足下既有志斯學。夫孰得而奪之哉。惟望卓然自立。奮焉獨往。萬勿隨人步趨也。冗次奉復。遲慢爲罪。

答桐山知幾書

前因射策解偶作數字與劉陳二凡謂學問之事不可㠯璞爲撲且此等事唐人來此其中鹵莽者多有之不獨來此無學無識之人即名公即刊本其用事註釋亦時有此病未可枚舉也故不肖於古文子史中註解時有批抹者此惟可與知者道耳與庸人言無不抵掌而笑接來諭知頗有意向學不獨文藝即言論丰采原自恂恂可愛儻能肆志於學何有底止但學須內求不在貌取也近世之

人。多貌取㠯炫世已爾。非有眞能實實求進
於學者也。趨庭踈棄。何敢造次太儒之譽。非
所敢承。漢世學業近古稱太儒者。惟董仲舒
一人。其餘若賈太傅司馬龍門劉向。揚雄之
徒。博雅閎肆。典奧淵深。至矣極矣。而俱有疵
焉。豈非㠯太儒者學與德兼焉者。踰則何敢
當。況㠯避難來此。貿貿往來。人品汚下。所不
必言。書理荒踈。極爲謬戾。祗爲貴國非笑。而
爲大明損棄聲實耳。來紙二幅。不敢違台意

謹書上。非謂能書也。

答大和杏庵書

芟夷群兇、張大鴻業、豈非至願。然足下之所
言者末也。儻正學行於世、則群邪自銷、自渇
不待芟而自闢。不必張而自大矣。今幸貴國
王公大人之持世者、十九不歸於佛、則下民
之工商皂隸。復何足顧。上之德風也。下之德
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其責在於君相、不在
於小民也。其禍在儒道之不明。不能百姓曉

然知先王之道之爲美。今按不能下疑脱使字而其罪亦不在乎釋子也。太陽無臨照之處。則陰霾爲之祟。故其權在於君與相耳。望之望之。

答完翁書

別後匆匆。無時寧息。十七日暮。方得澄一三十餘金。又聞十九日准行。一時倉卒。事事不備。又一身作僕兄翁行後。更覺周折。弟又才短。所以跋胡疐尾。適得尊札遠頒。并貴相知安東省庵兄手書。及餞別詩。且錫之以黃金。

弟自慚薄劣何敢當其過隆之譽況省庵兄銳意學古即有超世卓識是弟老友何執禮過謙如此如金如錫此詩人之所以美武公也弟何人斯乃承其貺惜乎匆遽之甚兩三日來日夜不得寧息惟一讀其書已知是貴國白眉序說詩箴總不及奉讀便當携至舟中翫誦批評旋來舟寄上偶見其刻意砥行之作深有意乎聖賢豪傑當是此國第一流人豈獨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而已哉幸惟相

勵勉之堯舜孔子。非異人俗總是吾輩分內事。第因一時倉卒不嘗答其書。但另一名帖致意。統旋到閩之後。嘗書相答耳。從古多有此禮。勿另爲畧也。別諭索字。又書參幅奉上希炤入。轉致之百凡俱承高雅。尊嫂又能曲體至情。謝何可盡。統重囑報弟此行附舟。雖船主謙虛之極。言語煦煦。弟恐舟人別有不良者。爲是彼人心腹。隻身遠涉誠恐一旦有不測之事。不明不白。若到彼平安。弟即星速

寄閑儻有不可知。如弟所料。兄翁萬勿默默付之。無可如何。留此書爲證可也。弟舟中出入必謹。又不飲酒。必無自失。惟兄記之。冗次不備。統希崇炤。

答某書

發來書糾摘前序之謬讀之驚顚錯愕。不知所云。或者彼時病困心煩。稍涉謬戾容或有之。必不應乖戾至此極也。雖自信甚真然必得原文考證而後即安。一時求之無有久苦

寓中碩鼠爲耗是稿慮爲鼠竊累日行坐惝怳。自念不佞既以辭章吟詠。鏤氷刻棘。非學。復以明興制義。塵飯土羹。非學。乃一旦背繆於濂洛關閩。且又不自悞於惑世誣民之說。不佞將安所託其足乎。數日後忽於故紙中得其草於是拭目凝神。徹首徹尾讀之。又亟覆再四。讀之不禁訝然失笑矣。足下何一誤至此耶。文中大意謂聖賢之道止是中庸。當求之於心性氣志之微。體之於家庭日用之

際不徂索之跡象之粗者總是糟粕即過於推敲刻覈者亦不足已引掖後生跡象摹擬既足使人厭棄而理窮渺忽亦易令人沮喪既已厭棄又復沮喪最易入於異端邪說一入於異端邪說豈尚復有出頭日子故不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平平常常做去自有一段油然發生手舞足蹈之妙豈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道而與濂洛關閩之學有異焉者濂洛關閩五先生研精窮

理。寧有疑貳。晦菴先生得力於道問學尚與尊德性者分別頓漸朱陸之徒。遂爾互相牴牾。凡此皆實理實學與浮夸虛僞豈不風馬牛不相及乎。浮夸虛僞以文其姧以售其術此小人無行之尤者而謂君子爲之乎。足下何一誤至此浮夸虛三者固不辨而自明矣至若指之爲僞惟有王淮。鄭丙。韓侂胄。陳賈。林栗。況繼祖之流。齷齪姦邪。無君無父營私植黨排陷名賢所謂桀犬吠堯者也。不佞今

日舍置故園妻子。漂泊異鄉。古人所爲擧目言笑。無與爲歡者。又且食疏衣敝。伶仃憔悴廿二年於外。百折不撓。自苦者何心。所爲者何事。更未嘗高自標榜。口舌動人。即使終留寘國。止求數畝之地。抱甕灌園。纔自給足即止初無意於人間世。足下乃呂王淮鄭丙之耶。所謂浮夸虛僞者。明明白白自有立言之旨。足下即不能融會一篇大意。乃弁不看上下文。手足既不知古今原委。又不知國朝

典故宜乎一聞此言遂囂囂不自禁也。但亦嘗求其說而不得。而遽囂囂然辯駁如是。是又一刻舟求劍者矣。可笑之甚也。文中云足下但取其精意而已矣。愼毋於聲音笑貌之間淈其泥而揚其波。所指本自眞切。若使周程張朱諸夫子而既浮夸虛僞矣。又何有所爲精意者而令吾子取之耶。末言子愼毋於章甫縫掖之間求孔子。然則孔子亦浮夸虛僞乎。辭旨迥不相涉。無俟明者而後知之也。

即言洛閩之徒。失其先王本意、以致紛然聚訟。痛憤明室道學之禍。喪敗國家、委銅駝於荊棘、淪神器於犬羊、無限低徊感慨故耳。未嘗自叛於周程張朱也。即使其中指摘一二、亦未爲過。不聞君子和而不同乎。伊尹自佐成湯、以成王業。殷湯崇之爲元聖、而尹亦自言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顏子不遷不貳、孔子亦歎其庶乎。曾子獨得其宗。而未能彷彿其好學。孟子學業成就。已不能及於顏子

藉差強人意耳。大明末亂之時。合天下之縉紳。惟僕家獨貧。國變之後。合天下縉紳。惟僕家獨安。上嘗祖父世德下亦賴豚兒舌耕餬口也。甚荷上公厚愛無已。然僕不敢輕出一言。聞諸孫多人。長者又當有子。則豚兒一年館穀。常養二十人內外也。其貧可知矣。恐不能讀書。其賢不賢益不可知矣。每思得一孫到此。方知先父母墳墓平安否。然不敢輕舉。今年夏秋間。大泥船到。有一鄉人趙姓者。其

人佀誠實。托其體訪。若諸孫有佳者攜一人來。若未必佳亦不敢輕易舉動。僕親戚沈曾瞻。一至海外。遂至性命之憂事非易也。上公大德。中心銘感。幸藉此言先為致意。僕另當耑謝也。

舜水先生文集卷之三終